海東逸史/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海東逸史

◀上一卷

卷十

下一卷▶

卷十・列傳七

張肯堂、妾周氏、方氏、姜氏、畢氏、子婦沈氏、女孫茂漪、林志燦、林桂、吳士俊、家人張俊、彭欽

張肯堂字載寧，號鯤淵（《小腆紀年》、《南疆繹史》並作鯤淵），南直華亭人，天啟五年進士，崇禎末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。南都亡，總兵鄭鴻逵擁唐王入閩，與其兄南安伯芝龍及肯堂勸進，遂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。會原任工部侍郎曾樱（《明李南略》云：字仲含，號二雲，江西峽江縣人，萬曆丙戌進士，官至文淵閣大學士。閩中亡，避居廈門。辛卯廈門破自縊死。國朝賜謚忠節）至，言官請令樱掌吏部，乃令肯堂掌都察院（《紀年》云：肯堂以翊戴功進兵部尚書，改掌都察院事，尋復轉戶工吏三部尚書）。肯堂面陳恢復大計，因言江干之禍，皆由罪輔馬士英，又加以棄主而逃，今聞其在浙，法所不赦。故唐王登極詔中即發其罪，士英叩關自理，七疏皆不納，而芝龍力為之請。詔令其恢復杭州始申雪。於是士英竟不得入。然芝龍終無意恢復，惡肯堂之日以親征勸王也，思出之外。肯堂因自請出募舟師，由海道抵吳淞，倡義旅，與浙東相倚援。乃加少保，兼戶工二部尚書，總制北征，賜尚方劍，給敕印，便宜從事。以吏部侍郎朱永祐、兵科給事中徐孚遠從行，皆肯堂同里人也（按《紀年》：時永祐官太常寺卿，本傳云：

加侍郎銜，又以為上海人）。肯堂乃請平海將軍周鶴芝將前軍，定洋將軍辛一根將中軍，樓船將軍林習山（《繹史》、《鮚琦亭集》、《紀年》並作林習，而《紀年》丙戌十二月鄭成功起兵海上，又云以林習山為樓船鎮，是否一人未詳）將後軍。行有日矣，芝龍密疏止之，以其私人郭必昌代為總制，命肯堂同福京監鄉試事。

丙戌八月，閩中陷，肯堂飄泊海外，出私財募兵，與周鶴芝共事，尋為鶴芝所忌，乃北發。已丑十月，至舟山，魯王拜為東閣大學士，加太傅。辛卯八月，北兵大至，有勸肯堂他適者，肯堂曰：「我昔為閩撫，應死封疆，以唐王存亡未審，故不死，後知魯王在，是亦高皇帝子孫，因事之。今更何所圖？惟有一死而已！」北兵乘大霧，集螺頭門，定西侯張名振奉王航海，搗吳淞，思牽制北兵。以肯堂為留守，城中兵六千，居民萬餘，堅守十餘日。城破，肯堂衣蟒玉，南向坐，視其妾周氏、方氏、姜氏（《鮚琦亭集》云：姜姬投水死）、畢氏、子婦沈氏、女孫茂漪，次第縊死，乃從容賦詩（《紀年》載其詩云：虛名廿載誤塵寰，晚節空餘學圃閑，難賦《歸來》如靖節，聊歌《正氣》續文山。君恩未報徒長恨，臣道無虧在克艱，寄語千秋青史筆，衣冠二字莫輕刪），自縊於院左之雪交亭（國朝賜謚忠穆）。雪交亭者，滿院梨花，肯堂平日讀書處也。

中軍將林志燦、林桂並格鬥死，守備吳士俊、家人張俊、彭欽（《繹史》、《鮚琦亭集》並作歡），皆絕脰死。北帥聞肯堂有絕命詞手跡，懸賞募之。一老兵得之，以獻北帥，賞之不受，曰：「我志在表揚忠義耳，不為利也。」

蘇兆人

蘇兆人字寅堂（《鮚琦亭集》作寅侯），吳江人，諸生，少師事張肯堂。南都失守，亡命海上，肯堂既相薦授中書舍人，尋進禮部主事。嘗謂肯堂曰：「先生他日必死國事，兆人當為先驅。」時傳江陰諸生黃毓祺殉節時獄中詩至（《小腆紀年》云：毓祺字介茲，貢生，乙酉閏六月起兵行塘，己丑三月被執，至江寧，不屈死。有《小遊仙》詩云：大夢誰分醜與妍，白楊風起總茫然。瓠緣無用從人剖，膏為能明苦自煎。桂折蘭摧誠短景，蕭敷艾苑豈長年？歸途不向虛無覓，朽骨徒為蔓蘋纏。為愁草盛稻苗稀，日暮徐看荷鍤歸。何處先生多好好？此中居士故非非。肥魚不肯憐蛟瘦，飽鷃偏能笑鶴饑。請讀蒙莊齊物論，橫空白月冷侵衣。散髮人間汗漫遊，風吹白日忽西流。淘沙慣嚇斜飛燕，孔雀偏逢抵觸牛。鄉里小兒朝拜相，江湖暴客夜封侯。神仙赤舌如飛電，開口舒光笑不休。腹中書任他人曬，犢鼻褌從甚處懸？惟有丹心堅自愛，忍能鑒破化為圓？最無根蒂是人群，會合真成偶爾文。沙際驚鷗常泛泛，風前落葉自紛紛。掉頭東海隨煙霧，屈指西瀠

散雨雲。況復炎涼堪絕倒，灞陵愁殺故將軍。百年世事弈棋秤，冷眼常觀局屢更。烏喙只堪同患難，龍顏難與共升平，遙至自有饑鷹擊，古路曾無狡兔橫？為報韓盧並宋鵲，只今公等固當烹。」四章，自注七夕作）肯堂，兆人並和之（《紀年》云：兆人和詩有「不改衣冠可為士，誤移頭面即成魔」成句）。及舟山破，賦絕命詞曰：「保發嚴夷夏，扶明一死生，孤忠惟自許，義重此身輕。」拜肯堂曰：「兆人行矣！」即縊於雪交亭下（國朝賜謚節湣）。肯堂拜且哭，以酒酹之，而後自縊。

吳鍾巒、子福之

吳鍾巒字峻伯，別字穉山，號霞舟，南直武進人。弱冠為諸生，出入文壇者，四十餘年，海內推為名宿，而不得第。晚以貢生教諭光州，從河南鄉舉，成崇禎七年進士，年已五十八矣。授長興知縣，以旱潦徵練餉不中額。謫紹興府照磨，逾年，移桂林推官。聞京師變，流涕曰：「馬君常（《小腆紀年》云：謂馬世奇）必能死節。」己而果然。福王立，遷禮部（《南疆繹史》作吏部）主事，行抵南雄，聞江南陷，轉赴福建，痛陳國計。唐王甚重之，補廣東副使，未行，閩中又亡。

魯王次長垣，以錢肅樂薦，召為通政使。肅樂、鍾巒、丙子同考所得士也。申明職掌，疏言：「近來遠近奏章，武臣則自稱將軍、都督，文臣則自稱都御史、侍郎，三品以下，不屑署也。至所在遊食江湖者，則又假造偽印，販鬻官爵；偃臥邱園，而曰聯師齊楚；保守妻子，而曰聚兵數萬。請加嚴核。募兵起義者，則當辨其冊籍花名，原任職官者，則當辨其敕書劄付。」王是之，升禮部尚書，原官如故，兼督學政。己丑七月，王次健跳，閩地盡失，每日朝於水殿，而鍾巒飄流所至，輒試其士之秀者入學，率之見王，襴衫巾絛，拜起秩秩。或哂其迂，鍾巒曰：「陸秀夫在崖山舟中尚講大學，豈可顛沛失禮乎？」（按《紀年》，鍾巒曰：「濟濟多士，維周之楨，可以亂世而失教士耶？」在舟山，朱永祐與講顧氏東林之學，或笑其迂，答曰：「然則崖山陸丞相亦非耶？」）

十月從至舟山，加太子太保。辛卯八月，舟山破，鍾巒時在普陀，慷慨語人曰：「昔者吾師高忠憲公（《紀年》云：謂高攀龍）與吾弟子李仲達死奄難，吾為詩哭之；吾友馬君常死國難，吾為詩哭之；吾門生錢希聲從亡而死，吾為詩哭之；吾子福之倡義而死（按《紀年》：以乙酉六月起兵太湖，越三月事敗，投湖死，國朝入祀忠義祠），吾為詩哭之。吾老矣，不及此時尋塊乾淨土，即一旦疾病死，其何以見先帝，謝諸君於地下哉？然吾從亡之臣，當死行在。」遂復渡海入城，與大學士張肯堂訣曰：「吾以前途待公。」乃至文廟，積薪左廡下，藏所注易經於懷，抱孔子木主，舉火自焚。賦絕命詞曰：「只

為同志催程急，故遣臨行火浣衣。」時年七十五（國朝賜謚忠烈）。

李向中、子善毓

李向中字豹韋，號立齋，湖廣鍾祥人，崇禎十三年進士，授長興知縣，以能調秀水，內遷車駕司主事，甫至淮而國亡。福王時進郎中，巡視浙西嘉湖兵備，尋調蘇松，甫至任而南都又亡。乃與沈猶龍（《小腆紀年》云：字雲升，華亭人，萬曆丙辰進士，歷官至兵部右侍郎。乙酉八月，松江破，中流矢死）、夏允彝等起兵，不克，走至閩，唐王以為尚寶卿。閩中敗，避海濱，劉中藻起兵於福安，向中同朝於王所，拜兵部侍郎，巡撫福寧，監福安軍。福安破，從王航海，進兵部尚書，兼掌都察院事。從至舟山，加太子太保。是時諸臣寄命舟揖，日灸風餐，面目黧黑，獨向中豐采隱然，白晳如故。庚寅冬，丁外艱，令墨縗視事。辛卯八月，舟山破，歎曰：「先帝以治行拔向中，不能死難，華亭之役，不與沈夏諸公俱死，福寧之役，不與劉公俱死，偷生七載，亦希得一當以報先帝。今已矣！我死，幸投我海中以志恨。」北帥召之，大罵不赴，發兵捕之，以縗絰見。北帥喝之曰：「聘汝不至，捕之即來，何也？」向中瞠目曰：「前則辭官，今來就戮耳！」因大罵而死。其絕命詞有「血化萇宏碧，相向燃死灰」之句。行刑者乃其舊部，遂投其屍於海，年四十一（國朝賜謚忠節）。長子善毓從死。

朱永祐

朱永祐字爰啟，號聞玄，南直上海人，崇禎七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改吏部。乞假歸，友人問：「近讀何書？」曰：「忠孝二字未熟，何暇丹鉛？」乙酉，南都大亂，預於夏陳諸公之事。唐王立於閩中，召為文選司郎中，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，遷太常寺卿，兼原官。時尚書張肯堂出募舟師，乃加永祐侍郎銜偕行，數勸鄭芝龍毋降，不聽。將遣力士趙牧刺之，亦不果。閩中破，魯王擢拜刑部侍郎，王至台，加吏部左侍郎。舟山建國，以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。辛卯八月，舟山破，適病不能起，被執。北帥勸之曰：「文丞相尚有黃冠歸故鄉之語，先生若肯剃髮，便可不死。」永祐曰：「吾髮可剃，何待今日？」遂口占絕命詩，有云：「縱使文山猶在日，也應無髮戴黃冠。」請死益力，趺坐受刃。其僕負屍出城，流血沾衣，哭曰：「主生前好潔，今遂無知耶？」血遂止（國朝賜謚烈湣）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